

## 西方文论关键词

# 认知文学研究

于雷

**内容提要:** 认知文学研究作为前沿性的文学批评流派旨在将认知科学理论运用于解释文学心智,它在诗学功能、阅读行为、文学情感与虚构理论等诸多方面提出创新性见解,产生了空前的学术影响,目前已形成认知诗学、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文化研究和认知历史主义等跨学科研究分支。鉴于它们在具体学术实践上或各自为政或相互交叉甚至部分重叠而远未形成统一的学术体系,本文拟重返认知文学研究赖以发生的三大理论原点——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以它们为分类依据,通过例释三大相应模式下的典型学术观念,洞悉当下国际认知文学研究的基本图景。

**关键词:** 认知文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 认知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24)04-0097-1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2024JJ010);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9

DOI:10.16430/j.cnki.fl.2024.04.006

**Title:**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Abstract:**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s a cutting-edge school of literary criticism, aim to apply theories of cognitive science to expatiating on the literary mind, and have brought up scintillating viewpoints as regards poetic functions, the act of reading, literary affect, and theory of fictionality among others, all contributing to an unprecedented academic influence. For the present there have evolved such interdisciplinary subfields as cognitive poetics, cognitive rhetoric, cognitive stylistics, cognitive narratology,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and cognitive historicism. Given that these subfields, far from being a unified disciplinary system, either pursue their respective goals or intersect or even overlap each other in specific research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isit the theoretical source trio that has led to the genesis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psychology as well a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by illustrating canonical scholarship under this tripartite categorization, detect the ground plan for the global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Keyword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psycholog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uthor:** Yu Lei,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yulei@bfsu.edu.cn

## 略说

“认知文学研究”(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肇始于 20 世纪末文学研究领域发生的“认知革命”(Herman 137),理查森(Alan Richardson)将之定义为“文学批评家与理论家对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深感兴趣而展开的求同存异的对话”,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系列被贴上“认知”标签的相互独立而又彼此交叉甚至重叠的学术分支: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与认知历史主义(“Studies” 1-3)。作为在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之间形成的跨学科方法论,认知文学研究力图与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批评理论保持距离,转而聚焦于文学阅读中的具身性审美感知体验。认知文学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后面临着机遇和危机并存之现状,一方面预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文学批评的“新范式”,另一方面又困扰于因“缺乏文学文本分析的统一认知框架”而陷入各自为政的“离心趋向”(Fludernik 927-28)。认知文学研究在卡拉乔洛(Marco Caracciolo)看来包括两大阵营:“过程研究”(processual approach)与“功能研究”(functional approach);前者旨在通过认知科学的方法和模型对传统的读者反应理论加以推陈出新,既可通过科学实证去考察阅读加工机制,亦可采用相对“柔和”的推论式策略以间接实证的方式对认知科学的发现加以援引;相比之下,功能研究则凸出文学阅读作为独特的“认知训练”(cognitive workout)对于改造或优化读者日常认知能力所发挥的作用(194)。事实上,动态的过程研究与静态的功能研究在认知文学批评中往往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综合体,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文学阅读行为的心智加工进程,产生了认知文学研究模式的三大趋向: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模式、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模式与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模式。

## 综述

### 认知语言学模式

认知语言学模式在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是“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而在微观层面则又可具体呈现为其围绕“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等核心术语展开的探索;它们反复突出认知语言学的主旨要义,即“语言源自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Fludernik 926);这种概念化体现了“第二代认知科学”所引发的“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学说,在那里,心智被视为人类生物性大脑的一个构成方面,但又不是简单的生物性化约,因为它强调“人脑与身体及身体所处的物理、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而从广义上看,人脑及其心智的“物质属性”不仅意味着人类如何被赋予了先天性的认知工具,也决定了人类如何“理解并推测其周围的世界”——换言之,人类的认知进程以一种进化论逻辑与环境发生互动,其概念化行为“既发生于具体环境之中,又对具体环境

作出反应”(Hart 87-88)。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概念化心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及其团队围绕青蛙视网膜展开的著名研究:青蛙进化出一种旨在适应环境、提高生存效率的独特视网膜系统,其围绕视觉目标所做出的“复杂的抽象语言”通过概念化的运作去实现对环境中有效信息的主体操控(如对比度探测、凸状探测等),对视域场中的黑暗目标(如昆虫身体的曲线)保持独特的记忆和敏感。这一控制论意义上的“反馈回路”正是认知文学研究专家思珀斯基(Ellen Spolsky)从高度概念化的文类机制中揭示的“操演性的魔法”——文学文类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语行为”不仅能够“让事情发生”,更能够“生产意义”(67-68, 72)。基于相似的逻辑,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在其认知诗学研究中将文类描述为“文学图式”,它通过对既有图式信息进行累积、强化、调试及重构去推动文学文类的演化(78-79)。文类图式的结构性稳定依赖于阅读心智自身的系统稳态,而其在特殊历史节点上的基因突变则关乎文类认知系统内部的否定潜能,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对中世纪欧洲主流骑士文学进行的戏仿;其微观上的运作可反映在策尔(Reuven Tsur)在认知诗学建构中所探讨的诗歌韵脚的“同化—异化”(leveling-sharpening)现象方面,这一认知机制意味着历史读者会对文学表征中的图式信息与反图式信息进行辩证处理,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33-34)。人类心智对概念化加工策略的情有独钟不仅体现于图式理论在文类演化与文体修辞方面的价值,更在隐喻研究领域获得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呈现。

认知语言学界曾分别由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前者将意义视为信息从源域向目标域施加的映射;后者则采用所谓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将意义看作由多个“输入空间”共同建构而成的信息整合体——这一类意义无法通过概念隐喻理论直接加以解释,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输入空间,而是多个输入空间整合之后产生的结果(Cook 84-85)。譬如爱尔兰小说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讽刺名作《一则微谏》(“A Modest Proposal”)便是一个关于概念整合理论的文学范例,其所戏谑的以一岁婴儿为食解决爱尔兰人民口粮的“倡议”迫使读者不得不根据历史情境进行语义“现场调试”——认知语用学家们称此现象为“权变概念”(ad hoc concept);这是隐喻的典型特质,将原本分属不同输入空间的概念压缩至同一个新的语义空间,要求听话人临时对非自然信息(如“某外科医生是个屠夫”)进行自然化处理,由此产生了关联理论意义上的“突显属性”(Cave 92-93)。其赖以运作的后台逻辑大抵来自认知语言学家特纳(Mark Turner)围绕隐喻认知的“恒定假说”(invariance hypothesis)与“拓扑属性”(topological properties)所建构的辩证关联:“恒定”并非指意象—图式结构无法转化,而仅是说“隐喻映射不违背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换言之,意象—图式的可变属性体现了“类指层图式的拓扑学”(Reading 178)。得益于此,隐喻认知虽看似颇为程式化,实则是“一种极具想象的进程”,只不过这种想象进程业已成为高度规约化的无意识状态(180)。概念隐喻和整合理论对于理解文学性背后的认知机制具有典型

意义,艺术化语言现象无论怎样特殊恰恰就是日常语言本身——“文学存活于语言之中,而语言又存活于日常生活之中”,文学乃“人脑的日常行为”(4-6)。

与特纳对文学语言的日常化处理一样,牛津大学教授凯夫(Terence Cave)在《用文学思考》(*Thinking with Literature*)一书中亦强调“文学的思维方式即日常思维方式的延续;文学的表征世界——即便是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往往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拥有本质上相同的物理属性与感官运动法则”(3);“文学语言的所有特征均可在日常语言中找到对应物”,它们的可见差异仅在于不同的“强度与密度”(84)。将文学性返还给日常思维对于认知文学研究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本体回归,使得诗学探讨重新建立在日常语言分析的基础之上。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围绕隐喻理论进行了漫长的研究,但在特纳看来却始终忽略了一个恰恰由亚里士多德本人提出的看似不起眼的层面——“概念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契合”(Reading 55)。对此,凯夫诉诸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这一基于日常交际的语言认知学说由欧洲语言学家斯珀伯(Dan Sperber)与威尔逊(Deirdre Wilson)共同开创,作为对之前由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在其“会话逻辑”中所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进行的挑战和扬弃;在斯珀伯和威尔逊看来,成功的语言交际所依赖的并非会话双方共同遵守的某一原则,而是彼此出于关联优化之考量作出语境假设以及相应发生的“持续的推理运算”。这种基于会话双方言语暗示所导致的推理冲动,在凯夫看来与认知科学领域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存在相当程度的契合: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人物之间及人物与人物之间均发生着“读心进程”(24-27)。

特纳的文学日常化观念为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提供了一种语言学背景,而当他从认知语言学转向具体文学考察时则进一步借助“寓言”(parable)文类提出了相应的独特观念:文学叙事(“故事”)乃是人类认知赖以发生的基本方式;换言之,所谓的“文学心智”与其说是表面上专门伺服于文学思维的人脑功能,不如说是人脑实现其基本功能所依靠的生物模式;可以说,寓言这一文类完美呈现了人类认知的两个核心元素“故事”与“投射”(projection)如何精妙地得以融合,进而成为我们“建构意义所诉诸的最为敏锐的思维进程”(Literary Mind 5),由此,故事、投射和寓言成了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的认知活动”(12)。概念整合那样的文学能力非但不是日常语言的二级衍生物,倒恰恰是人脑认知活动的本质机能;这一看似不乏悖论的观念业已为现代神经科学所证实(109-10)。特纳传递的核心信息是,文学心智作为“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并非卡勒(Johathan Culler)在《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中暗示的后天习得之物(141),而是人类认知自身的基本属性;如此,“文学能力”的天赋论层面至少局部性地获得了其认知科学佐证。在这样的逻辑层面上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小说的意识流风格,我们可以说诸如意识流那样的时间整合现象虽看似日常语言之上的“高级”文学产品,实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遍不过的认知加工进程,“今天对某条街道的感官经验与存储于记忆中的昨天的感觉经验”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杂糅为一体(Turner, *Literary Mind* 113)。认知语言学模式对于认知文学研究的重

要价值在于表明：只有通过把握那些将意义赋予文学文本的“常规概念模型”，方可理解文学在其恣肆怪诞的表象之下隐匿的操演逻辑；换言之，即回到日常语言那一“已知空间”去回顾文学艺术赖以发生的认知条件（Turner, *Reading* 246-47）。

## 认知心理学模式

认知心理学对于认知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在瑞恰慈（I. A. Richards）那样的新批评传统先驱眼中，它也是文学审美进程中用以考察读者“人脑活动”所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Starr 49）。认知文学研究的认知心理学模式尤其注重文学阅读进程中的信息加工机制，譬如人类作为哺乳动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专注”（attention）这一信息加工能力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得以强化（Vermeule 62-63）；又譬如文学图式如何帮助读者无意识地将现实世界或文类模板中的既有经验“填充”到故事世界的不完整逻辑之中（Hogan, *Cognitive* 117）。目前而言，认知文学研究的认知心理学模式主要集中于对心智理论、情感研究、记忆进程、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等语义信息加工机制的考察。虽然图形—背景理论业已如图式理论那般在认知语言学模式中被间接征用于认知文学研究，但它们作为原初的认知心理学模型依然可能呈现出语言学模式下所未曾关注到的批评潜力。譬如卡拉乔洛将文学阐释视为利用先在的世界观（背景）让具体文学作品产生具体意义（图形），不同的总体背景导致不同的阐释图形（188-89）——认知心理学在此以其科学面相重申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效果历史”意味着阐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由此，读者的历史性（背景）作为总体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意义（图形）的多样性（403）。可以看出，图形—背景理论对于呈现文学阅读的历史维度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不仅在于历史与背景的天然隐喻关联，更在于图形和背景能够如丹麦著名心理学家鲁宾（Edgar Rubin）眼中的“酒杯 / 人脸”<sup>①</sup>那般产生视差幻象（Wever 196-97），使得文学文本中那些常被忽略的背景信息翻转为前景图形，从而赋予认知结构主义某种历史维度。由理查森倡导的所谓“认知历史主义”（cognitive historicism）便是最佳例证，它旨在“选择性地”将认知科学与脑科学理论运用于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一旦将“稳固且恒定的人类认知与行为”当作参照系，便能获得“更为清晰的”展示（“Facial” 67-68）。这种认知批评范式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疆界，由此在霍根（Patrick Hogan）那里催生了“情感历史主义”（affective historicism）之概念（*Literature* 62），又在桑珊（Lisa Zunshine）那里形成了“认知文化研究”之思潮（“Introduction” 8）。

理查森旨在重访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书写中“脸部表情心理学”那一“未曾被关注过的特征”并由此“生产出新的理解”（“Facial” 68），这意味着在文学历史语料中展开

<sup>①</sup> 俗称“鲁宾杯”（Rubin vase）。

第一层次的图形—背景翻转,将原本处于文本背景中极其日常的脸部表情置于前景;与此同时,认知历史主义又试图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认知科学背景下具体作家的文学书写如何对那一背景作出平行表征,譬如奥斯丁(Jane Austen)小说中的“非语言社会交往”,尤其是脸部表情与同时期的认知科学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关联(78-81)。这就完成了第二层次的图形—背景翻转,将脸部表情这一从文学史料中发掘出来的高光信息重新返还至背景之中,以突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相关认知科学理念。与理查森相仿,桑珊通过考察18世纪英国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撒谎的身体”那一长期尘封于文学语料背景之中的文本现象,认为主人公及其读者对于身体语言的“顽固执念”唯有借助认知心理学的心智理论方可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对身体语言往往会陷入“信任”与“质疑”之间的悖论境地,这两种原始冲动所构成的认知张力恰恰“保持着无尽的创造性”,成为“新型表征和文化重构的丰富资源”;18世纪英国小说正是“利用了读者的日常读心焦虑”,而迫使汤姆·琼斯那样的主人公去信任他人旨在“撒谎”的身体语言(“Lying”127)。

记忆现象是认知心理学在认知文学研究中产生影响的另一扇重要窗口。荷兰话语研究专家范·戴克(Teun A. van Dijk)即主张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新发现去考察文学话语中“阅读进程、语篇理解及文本信息得以在记忆中存储、提取的方式”(143)——阅读中的记忆加工进程表明,读者往往凭借某种语义结构将意义赋予文本的表层单元,进而形成适于记忆存储的“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而概念化存储意味着读者不再需要文本表层结构信息(146)。这就类似于霍根从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中所揭示的:一个“连复段”(riff)如何作为主题性乐句成为长时记忆的一部分并在下一次表演时被激活,使得新摄入的音乐信息能够在结构性的概念乐句基础上完成“主题变奏”(Cognitive 20-21)。当然,文学记忆与情感机制亦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一现象在纳班蒂恩(Susanne Nalbantian)围绕卢梭的《忏悔录》展开的研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那里,“情感记忆”(emotional memory)成了浪漫主义作家书写自传的核心之源(30)。作为情感研究的权威专家,霍根同样强调人脑中存储着大量有待心智进行重构的情境记忆碎片,其中包含着诸多带有显著特征的“情感触发点”(emotional triggers),譬如我们对猛兽的记忆碎片中往往少不了对獠牙的优先表征(Cognitive 182)。基于相似逻辑,我们在阅读坡(Edgar Allan Poe)的《贝蕾妮丝》(“Berenice”)和《丽姬娅》(“Ligeia”)等哥特小说之际,头脑中始终萦绕着女主人公的皓齿与明眸——正是它们构成了阅读进程中恐怖记忆赖以发生的激活装置。在此意义上,记忆的本质恰如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所言,“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观念的联系”,想到此物必然忆起彼物(64)。

在认知心理学模式下,心智理论堪称当下认知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为它几乎贯穿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各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心智理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抽象理论或学说,而是人类在其漫长进化岁月中形成的作用于社会交往的天赋之力;其水平高低决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人的“所感、所为及所言”进行精确“预判”(Moskowitz 6)。在许多认知文学研究者那里,“读心”(mind reading)这个更为

通俗的概念往往被视为心智理论的同义词(Zunshine, “Lying” 117; Cefalu 266; Collins 8); 帕默尔(Alan Palmer)在提及读者如何使用心智理论追踪人物意识活动的运作时宣称,“读小说即读心”(182)。心智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理论”,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推测系统”(system of inferences)具有两个理论特性:一、“只可间接观察”,二、“能够预测其他有机体的行为”——由此造成“移情功能的边缘化”;而“拟真理论”(simulation theory)作为另一种读心机制则更突出移情效应,认为人类在解读他人思想之际并非诉诸行为预测,而是“依赖于运用他们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对第三方行为加以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伊阿古在想象性地“剥削”他人心智的同时又恰恰沦为了其本人心智理论的“受害者”,反向证明了其自身在心理内省层面上的“无能”(Cefalu 266-67);他作为心智理论的过度实施者,折射出这一理论在拟真学派那里遭受批判的合法性(273)。

心智理论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先天推测机制尽管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时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可靠性,但对于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认知资源。如沃缪勒(Blakey Vermeule)在解释现实读者为何关注文学人物时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闲言碎语”类似于灵长类动物互理毛发,乃是通过关注虚构人物(作为愉悦方式)以“编织社会纽带”,心智理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1);虚构文学为读者提供读心体验的同时要求他们负担两种“认知准入成本”:一是“终止怀疑”,二是“给予专注”;作为回报,读者将无需在现实世界中摸爬滚打而直接赢得丰厚的“社会信息”(14)——诸如“伪装、欺骗、撒谎和战术操弄”构成了心智理论的另一种面相(38)。为此,我们只消看看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如何装疯卖傻,狄更斯在《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中如何艺术化地“藏好秘密”(Poe 11: 51),麦尔维尔在《皮埃尔》(*Pierre*)中如何将主人公的面部表情描述为“恶意造假的电报”(222),以及18世纪英国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撒谎的身体”;它们将心智理论转化为文学艺术赖以发生的必要手段——在坡那里被称为“秘密写作”(14: 114),对于米勒(J. Hillis Miller)而言则意味着将“隐藏秘密”视为“文学的本质”(40)。

如桑珊所说,文学往往热衷于利用甚或“撩拨”读者的心智能力(“Theory” 204),就像伍尔夫通过《达洛维夫人》“与读者玩了一场认知心智游戏”(209)。在这方面,最不该忽略的文学经典当属坡笔下以杜宾(Dupin)为传奇形象的系列侦探小说。在《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中,杜宾之所以能够出乎意外地消解案情中的神秘机制,乃是缘于他在心智理论上的先天直觉——设想自己处于他人的位置,进而借助“脸部表情的模拟”揣测他人在那一位置上可能产生的行为逻辑:“让敌我双方的思辨(intellect)保持一致”(6: 41);戏剧性的是,这一心智理论的运作规律已先行(作为一种镜像化的重复)为窃信案本身所施展,“盗信者知道失信者知道盗信者”(6: 31)。相较于伊阿古在《奥赛罗》中呈现的某种基于变态心理学意义上的心智理论之滥用,杜宾的高明则在于将伊阿古所忽略的拟真理论(移情)植入心智理论(推测),真正完美实现了读心机制的认知功效。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在解释“灵感的缘起”时特别提供了一则亲历的奇怪事件: 他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突然“想到了同事 B”, 此人“完全占据了 my 注意力”, 这引起了达马西奥的极大好奇心; 经过细致回顾, 达马西奥意识到自己就在刚刚那一小段时间里不经意间做了同事 B 所特有的两个动作: “摇摆手臂、拱起腿”——正是因为这种躯体行为上的记忆表征使得当事人产生了某种身份脑图映射; 达马西奥由此得出结论: 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不仅会通过视觉表象、语言和逻辑推理产生, 还会通过……描绘他人的运动方式”而产生 (*Feeling* 97-98)。心智理论与拟真理论联袂造就了一位伟大的理想读者——杜宾, 他之所以料事如神, 正因为借助了达马西奥所说的“视觉表象、语言和逻辑推理”, 尤其是“描绘他人的运动方式”——那些看似稍纵即逝的日常琐碎最终成了社会交往中运用心智理论所需的重要素材。同样地, 我们的文学阅读行为本身也意味着对故事世界中诸多看似再寻常不过的人物行为进行脑图映射, 借助想象性的感觉表征和躯体记忆真正进入到人物的心智领域, 或与之共情, 或与之争辩。

### 认知神经科学模式

认知神经科学家的文学热情往往超出认知文学研究者的预期。达马西奥就曾向古希腊文学索取人类心智演变的旁证: 与现代人相比, “早期人类的心智并没有那么整合, ……《伊利亚特》(*Iliad*) 中的人类并不会谈及整个躯体, 而是谈论躯体的组成部分, 即肢体” (《当自我》87)。达马西奥还数次提及马克·吐温、菲茨杰拉德等作家 (28-29); 此外又在另一部认知神经科学专著《感受发生之事》(*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中论及艾略特 (T. S. Eliot) 的《四个四重奏》 (“Four Quartets”) 与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诗行, 体悟人类意识发生的奥秘 (172, 188-89)。事实上, 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中并不缺乏针对特殊文学现象的关注, 基于分裂人格的“替身” (*doppelgänger*) 母题便颇具典型意义。从苏格兰作家霍格 (James Hogg) 的《一位清白罪者的私人回忆与忏悔》 (*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 (*The Double*), 从德国作家霍夫曼 (E. T. A. Hoffmann) 的《魔鬼的万灵药》 (*The Devil's Elixirs*) 到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Orhan Pamuk) 的《白色城堡》 (*Beyaz Kale*), 替身文学涉及的“影子人物”“出体幻觉”等艺术想象业已引起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他们通过观察被试的“皮肤电导反应”, 或是借助对癫痫患者大脑的颞顶交界区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进行脑电刺激, 揭示世界文学中替身幻象背后的神经科学机制 (于雷 109-11)。

值得注意的是, 认知神经科学家们针对某些文学现象的阐释往往并非出于文学性自身的考量, 而是从人类认知现象相对密集的文学数据库中寻求某些具有普适效应的大众心理学证据; 他们的文学涉猎尽管可能对认知文学研究的部分领域产生独特的推动作用, 但并不具备认知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典型性, 因此从学科边界来说不宜成为后

者盲目效仿的模板。从现有的主流研究成果来看,认知文学研究的神经科学模式主要聚焦于对认知心理学模式下的文学文本现象作出进一步的神经科学解释。譬如阅读行为可被理解为读者与人物之间围绕心智理论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其神经科学基础表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因观察者眼中的对象运动而产生相应的激活现象——对象的手部动作同样能够使得观察者大脑中负责手部动作的运动细胞被激活,这种“镜像反应”(mirroring reaction)正是灵长类“社会智能的神经学基础”(Collins 8-9);它关乎文学阅读进程中的“移情”(empathy)机制,能够向人脑中的情感控制中心发出信号,从而“使我们感他人之所感”(Hogan, *Literature* 120)。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文学阅读进程中对人物脸部表情所给予的先天性关注,它作为一种无意识神经活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审美功能——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笔下的浮士德初见特洛伊的海伦即首先叹服于那张曾致“樯櫓灰飞烟灭”的惊世面庞。神经解剖学与大脑扫描成像技术显示,人类拥有专门伺服于脸部识别与脸部表情阐释的神经系统,这一点业已为局部脑损伤引起的“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所证实:患者虽可识别其他物体甚或阐释脸部表情,却无法进行成功的人脸识别,从而在心智理论层面上产生严重障碍(Richardson, “Facial” 65);格雷(Dorian Gray)的画像或许能给予我们更多这方面的联想。

文学阅读的“认知训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在读取小说中的危险信息时何以不弃书而逃呢?回答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虚构情感背后的认知神经科学机制。在《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中,达马西奥指出人类基础情感——“幸福、忧伤、恐惧、愤怒、惊讶和厌恶”——的发生往往源自本能驱动,依赖于大脑皮层相对古老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譬如“杏仁体”(amygdala)与“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region);而社会情感作为意识化的感受或体验则更多地依靠“前额叶”(prefrontal lobe)对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进行预测性评价,以实现提前规避(130-35)。杏仁体作为脊椎动物所共有的生物结构乃是情感(尤其是恐惧)的承载机制,唯有那些对环境中的潜在威胁产生恐惧感的有机体方能获得显著的环境适应优势,不懂得规避风险的动物注定会在生存竞争中消亡,因此临床上发生杏仁体受损的人群往往会“漠视危险的降临”(Moskowitz 52-53);杏仁体的基本功能在于预判危险,同时也是人类全部情感加工的核心驱动,正是凭借它,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认知才能被赋予情感内涵并能瞬间调动身体反应,“情感知识”(emotional knowledge)由此成为一种颇具进化优势的“生存机制”(56)。但是,仅有杏仁体的基础情感触发机制与前额叶的社会评价功能,我们尚无法充分解释文学审美进程中的“自愿悬置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现象。关于柯尔律治的这一经典诗学概念,美国阅读认知理论家霍兰德(Norman Holland)利用神经科学术语对其工作原理加以解释:读者在面对虚构作品(如观看戏剧、阅读文学)时虽能产生情感反应,但这种情感将不再交给大脑前额叶皮层进行现实真伪检验与评估,如此便主动悬置了怀疑,“对非真实的虚构作出真实的情感反应”(qtd. in Cook 90)。问题在于,缺乏前额叶的评价过

滤,人类只能停留在基础情感的那种自动刻板的本能反应之上,进而丧失主动应变的灵活性——人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人脑前额叶在社会情感评价方面所施加的影响显然关乎我们在文学阅读进程中如何应对虚构情境。艺术的虚构性消费既少不了杏仁体的本能刺激反应,更不能抛开前额叶皮层的真实性评价,否则我们的文学情感不是缺乏逼真性,便是因过度真实而引起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认知神经科学发现,人类情感体验赖以发生的核心条件之一在于达马西奥所强调的“身体回路”(body loop),它同时诉诸“体液信号”(humoral signals)与“神经信号”(neural signals):前者指的是通过血液传输的化学信息,后者指的是借助神经通路传输的电化学信息;由此引发的身体变化再进一步交由中枢神经系统的感知结构进行表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征“在某些情形下”可通过“拟态身体回路”(as-if body loop)来做出某种程度的实现,意味着情感表征有可能“绕过身体”而直接为某些神经区域(譬如前额叶皮层)所创建,从而造成“身体‘似乎’发生了真实变化”。达马西奥特别指出,“绕过身体”的积极价值在于“节省时间和能量”(Feeling 281)。这一重要发现对认知文学研究者探索艺术虚构,尤其是虚构情感的现实效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虚构情感意味着我们无需亲身体验现实事件去获取那一事件引发的情感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文学阅读、观看戏剧等手段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拟态身体回路”使得我们能够在原始情感刺激缺席的情形下(譬如借助记忆)得以实现情感体验(Cook 95)。霍根同样认可这种“神经生物学感受模型”,认为它优于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兼小说家欧特利(Keith Oatley)提出的情感“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 Hogan, *Literature* 49-52):前者不再纠缠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认为我们通过与人物进行体态、表情等各种身体层面的拟真便能够实现对具体情感触发机制的激活;而后者仅仅适用于解释现实情感如何发生,却无法合理说明我们怎样才能对虚构故事产生相似的情感反应(Hogan, “On Being Moved” 245-46)。有趣的是,霍根本人在《文学与情感》(*Literature and Emotion*)一书中又恰恰采用了“评价理论”去解释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位莎剧虚构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何以决定闪婚(60)。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批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认知文学研究在某些存有争议的领域尚未实现学术建构的系统化。

## 结语

作为发端于20世纪末、兴起于21世纪初的跨学科文学批评范式,认知文学研究积极回应了认知科学乃至神经科学围绕人类心智所作出的重要发现。它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文学艺术返璞归真:在认知语言学家那里成为日常心智,在认知心理学家那里成为信息加工,在神经科学家那里成为脑图映射。换言之,叙事性想象以一种看似极其冗余的日常生物机制实现了进化论意义上的最优化,让整个运算进程变得“不可察觉”却颇为高效(Turner, *Literary Mind* 14);文学阅读的认知心理学进程则确认了“故事是借由图式而得到编码和记忆”的观念(索尔所等 299);与此同时,认知文学研究力

图摆脱传统文学批评的形而上之导向,转而重新建构文学体验的具身性本质,“笛卡尔的错误”说到底即是在于身心二元论所导致的对躯体和大脑间“复杂的交互回路”的忽略(达马西奥,《笛卡尔》212)——在此意义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化的外部刺激持续触发读者大脑神经系统的情感反应机制,从而真正承担起了向社会大众提供情感教育的重要任务。文学家是一个在脑图映射方面拥有异禀的独特群体,如纳博科夫所说的那般,“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20-21)。□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Caracciolo, Marco.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tatus of Interpretation: An Attempt at Conceptual Mapp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47.1 (2016): 187-207.
- Cave, Terence. *Thinking with Literature: Towards a Cognitive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P, 2016.
- Cefalu, Paul. “The Burdens of Mind Reading in Shakespeare’s ‘Othello’: A Cognitive and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Iago’s Theory of Mind.” *Shakespeare Quarterly* 64.3 (2013): 265-94.
- Collins, Christopher. *Neopoetics: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erate Imagi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7.
- Cook, Amy. “Staging Nothing: ‘Hamlet’ and Cognitive Science.” *SubStance* 35.2 (2006): 83-99.
- Damasio, Anton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vest, 1999.
- Elfenbein, Andrew.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PMLA* 121.2 (2006): 484-502.
- Fludernik, Monika. “Narrat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PMLA* 125.4 (2010): 924-30.
- Hart, F. Elizabeth. “Embodied Literature: A Cognitive-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Genre.” *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 Ed. Alan Richardson and Ellen Spolsk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85-106.
- Herman, David.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Narratology: Triangulating Stories, Media, and the Mi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Ed. Jan Alber and Monika Fludernik.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10. 137-62.
- Hogan, Patrick.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6.
- . *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 Guide for Human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 *Literature and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 “On Being Moved: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Literature and Film.” *Zunshine* 237-56.
- Melville, Herman. *The Works of Herman Melville*. Vol. 9. London: Constable, 1922.
-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Moskowitz, Michael. *Reading Minds: A Guide to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olution*. London: Karnac, 2010.
- Nalbantian, Susanne. *Memory in Literature: From Rousseau to Neuro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3.
- Palmer, Alan. “Storyworlds and Groups.” *Zunshine* 176-92.
- Poe, Edgar All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17 Vols. Ed. James A. Harrison. New York:

- Sproul, 1902.
- Richardson, Alan. "Facial Expression Theory from Romanticism to the Present." *Zunshine* 65-83.
- .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A Field Map." *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 Ed. Richardson and Ellen Spolsk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Spolsky, Ellen. "Women's Work Is Chastity: Lucretia, Cymbeline, and Cognitive Impenetrability." *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 Ed. Alan Richardson and Spolsk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51-83.
- Starr, G. Gabrielle. "Poetic Subjects and Grecian Urns: Close Reading and the Tools of Cognitive Science." *Modern Philology* 105.1 (2007): 48-61.
-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Stroud, Scott R. "Simulation, Subjective Knowledge, and the Cognitive Value of Literary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42.3 (2008): 19-41.
-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New York: Oxford UP, 1996.
- .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s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1.
- van Dijk, Teun A.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Literary Discourse." *Poetics Today* 1.1-2 (1979): 143-59.
- Vermeule, Blakey. *Why Do We Care about Literary Charac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9.
- Wever, Ernest Glen. "Figure and Ground in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F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2 (1927): 194-226.
- Zunshine, Lisa, ed.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0.
- . "Introduction: What Is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Zunshine* 1-33.
- . "Lying Bod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ory of Mind and Cultural Historicism." *Zunshine* 115-33.
- . "Theory of Mind and Experi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Fictional Consciousness." *Zunshine* 193-213.
- 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Damasio, Anton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Beijing: Beijing United, 2018.]
- 达马西奥:《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Damasio, Antonio. *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 Beijing: Beijing United, 2018.]
- 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Trans. Hong Handing. Beijing: Commercial, 2007.]
-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Nabokov, Vladimir. *Lectures on Literature*. Trans. Shen Huihui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1991.]
-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Spinoza, Baruch de. *Ethic*. Trans. He Lin. Beijing: Commercial, 1958.]
- 索尔所等:《认知心理学》,邵志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Solso, Robert L., et al. *Cognitive Psychology*. Trans. Shao Zhifa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2007.]
- 于雷:《西方文论关键词:替身》,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5期,第100-12页。 [Yu, Lei. "The Doppelgänger: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5 (2013): 100-12.]

责任编辑:鲁余